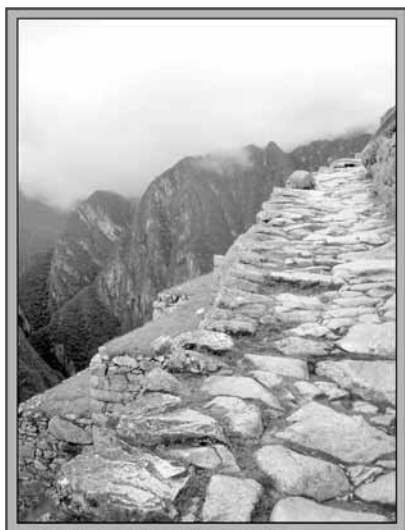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小引



拉丁美洲在西半球，但她從命運上屬於我們「東方」，屬於我們「南部」。我一點都不懷疑：早晚有一天，她會使中國感到顛覆的震動。

因為，從中國正單相思地一頭奔去的軌道的另一端開始，拉丁美洲走過的道路深具意義。雖然一直被歧視和埋沒，但她正好給自大的中國以啟蒙。有一天，我們會發現，在拉丁美洲的貧瘠大山和雨林中，藏著一把把泱泱中華知識庫存裡缺少的金鑰匙。

拉丁美洲，這一片不包括美國加拿大的遼闊大陸，生活著五億人口。她的資源富饒，而又苦難深重。雖然富人們正躍躍欲試，將其視為下一批旅遊目的地，但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，她是陌生的，甚至是知識的處女地。

然而，遙遠陌生的她並非與我們無關。曾拯救我們的祖先於饑饉、曾給我們帶來一個時代繁榮的土豆、玉米從那片土地起源和栽培。曾使我們飽受「半殖民地」之苦的殖民主義的禍首最先向那裡的原住民開刀。哥倫布，那個將世界帶

入「全球化」的、資本主義大軍的迷途馬前卒從那裡登陸。今天，當我們這塊古老的文明大陸也深陷新一輪冠之以「新自由主義」的全球化掠奪時，又是從那裡傳來了最早的警鐘和抗爭的濤聲。

是的，不僅是我們有所感悟的殖民主義壓迫史和屈辱史，還有我們幾乎一無所知的鬥爭史：圖帕克·阿馬魯，拉斯卡薩斯，玻利瓦爾，何塞·馬蒂，桑地諾，切·格瓦拉，阿連德，門楚，菲德爾·卡斯特羅，查韋斯，埃沃·莫拉雷斯……多少偉大的名字，如同接續鼓脹起來的大湧。它們把萬噸巨輪抬到浪尖，把星羅棋佈的島礁吞沒。它們不歇地顛喘感歎，如海洋深處心臟的搏動，如終極尊嚴和自由的宣佈。它們等著中國的理解、等待著它們的中文版傳記。

面對它們的時候我總是同時感到鼓舞和無力。因為我企圖在這本書裡傳達的，是彼岸那沉重的潮湧。

這個集子裡的文章最早的寫於1980年，最晚的新近剛脫稿。

說來有意思，20年來，一直在學術單位工作，而當並不多見的出版機會到來時，我為自己選擇文章的宗旨竟是「與拉丁美洲有關的非學術性雜文」。

事出有因，常年來我一直把有意思的選題、漂亮的題目留給自己的「非學術」雜文；與此同時，一些較好的內容到了那些「學術文章」的框架裡，反而失去了不少讀者。在那個圈子裡，你必須把活生生的「我」變成冷冰冰的「筆者」；你必須控制情緒，以免讓興奮和義憤破壞了學者的「公允」。

在我以「拉丁美洲筆記」的方式寫出了《豐饒的苦難》<sup>1</sup>後，有人說，哦，原來學術文章還可以這樣寫！這些

<sup>1</sup> 索颯：《豐饒的苦難：拉丁美洲筆記》，雲南人民出版社1998（第一版）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（修訂再版）。

體驗，使我漸漸靠近了對「學術」本質的思考。

文章本無一定格式，有意義的爭論圍繞著什麼是學術的宗旨。學術是否應該理直氣壯地維護正義、推動進步？人文研究者是否應該對作為研究對象的「人」負有同情心、責任感？學者如果缺乏獨立的品格和深遠的使命感，是否真的能為「政策」提供諮詢？學術除了為「學者」晉昇鋪磚添瓦，是否應該具有對社會讀者提供準確常識的義務？在人文研究領域內，「專業」分界真的成立嗎？

我希望這個集子裡的雜文能多少回答上述問題，希望它們成為理想學術的一角素瓦。

這 20 多篇文章可做如下簡單的分類：

第一部分關乎從印第安人問題和殖民主義開始的拉丁美洲歷史，第二部分大致可以歸於知識分子問題，第三部分的內容圍繞著切·格瓦拉展開，第四部分涉及當代重大命題，並再次回到印第安人和殖民主義癥結。

這些文章的寫作時間跨度達 20 多年，我想藉此機會，對讀者說一些文章的背景或題外話。

在開篇的〈遙遠的美洲有一匹馬……〉裡有這樣一段話：「『騎馬的印第安人』使我想起了 80 年代初在一個黑板報上見過的一幅畫：一個中國人手裡舉著一個計算器，旁邊的說明詞是：『中國人民舉著計算器站起來了！』」那是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。今天我已經在拉丁美洲的左翼網站上看到了這樣的標題：《中國入侵非洲》。中國的發展，已從另一角度逼迫我們再次研究殖民主義的本質。

〈當代傳說：印第安女傑門楚的故事〉的寫作，與一件刻骨銘心的小事有關。《參考消息》和國內網站以「與國際接軌」的高速度傳播著詆毀這位出身印第安人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謠言，傳播著「諾貝爾和平獎騙局」的消息。「中國的多數讀者還沒有聽說過門楚其人，就先從《參考消息》上

讀到了反宣傳。」連完全有能力思考的專業人員也以「純客觀」的態度急忙充當中間一環，並附帶評價道：「出這樣的事對拉丁美洲當然不是好事，但對我們搞研究的來說，當然出事越多越好。」不久門楚傳記的中國作者請我寫篇書評，於是就有了這篇對「反宣傳」的「反宣傳」。我想，這大概就是「話語」的戰鬥吧。

〈人的命運，書的命運〉是對一本拖延了十年才在中國出版的優秀名著的評論。為了它的出版，並非譯者的我曾揩著厚厚的手寫譯稿一家家問詢，這篇書評正是當時的敲門磚。今天，聽說它曾在某「另類」書店裡排行銷售榜首，許多中國讀者藉此增加了對拉丁美洲的瞭解，我感到無比欣慰。更讓人高興的是「堅貞不二」的作者加萊亞諾，他30年有增無減的銳氣使我在自己的文章（〈加萊亞諾和他的333個故事〉、〈讓語言脫去灰制服〉、〈8月15日委內瑞拉全民公決有感〉等）裡一次次地引述他精彩的語言。

〈青年格瓦拉的美洲大陸之旅〉是我在20世紀90年代為《人文地理》雜誌試刊號寫的，以挑戰輕佻的現代旅遊和探險。到了21世紀，電影《摩托車日記》正轟動世界，我希望中國觀眾在議論這部影片時，要留意更廣闊的背景。但願這個集子中的另一篇文章〈在密林深處——讀《從尼亞卡瓦蘇到伊格拉》〉有一天也會變成電影，向人們講述那些被大眾媒體剿殺的故事。

最讓我感慨的，還是〈永遠的懷念〉與〈39年後的致敬〉這兩篇文章的巧合。第一篇為紀念切·格瓦拉遇難30週年而寫，文末落款「寫於1998年初春切·格瓦拉誕辰70週年之際」；第二篇為紀念切·格瓦拉誕辰78週年，「寫於2006年切·格瓦拉在玻利維亞遇難39週年之際」。時隔八年，同一個題材，但歷史發生了耐人尋味的變化。

〈8月15日委內瑞拉全民公決有感〉是2004年寫的一篇短文，當時工作非常緊張，只因可惜感人的資料，不願

讓它從我手邊流失，於是急就而成。寫完未能順利發表，時間卻已超過了8月15日，這篇新聞式的短文就一直擱置到了今天。但是，其中記載的歷史三年後又以嶄新的方式再次重演，拉丁美洲的勇士查韋斯總統在文中提到的「2007年1月」之前，又一次贏得了新的勝利。而在這一輪戰鬥中，三年前那一瞬間「東風壓倒西風」的情景已成強勁之勢，文章中提到的、為民主失去政權的尼加拉瓜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，又以民主的方式贏回了政權。今天，仍要用文章中的那句結尾：「道路仍將遙遠，前景依然險惡，但希望畢竟存在。」

最後的兩篇有兩個用意：

〈挑戰風車的鉅人是誰：塞萬提斯再研究〉內容涉及西班牙中世紀史，但它與當代世界有關更與拉丁美洲有關，所以輯入。其實所謂研究難以囿於專業藩籬，發現必須衝破專業的狹隘。這是一篇從裡到殼兒都帶著學術味兒的文章，摘要書目，引文出處，為抵禦學術式的詰難，我盡力追求了學術的規範。

〈找回語言〉講的是與年輕插隊草原時有關的體驗。我重視它，甚至覺得它是我文章的底氣。這一點，我在《豐饒的苦難》的前言中已經提及。今天讓它殿后，是因為文章中描述的我的「第一外語」，其實成了我30年外語生涯的起跑線，它會使我在如此路上一直跑到終點。

最後附帶提及：

由於輯錄的都是雜文，我省去了繁瑣的註釋。借助網絡時代之便，凡有興趣的讀者，都可以通過關鍵詞在網上找到更豐富的資料。